

捫襟集

長汀鄭克明省庵甫著

冒雨遊天華山

法雨恰逢飛屐到入門為先
脚根塵遠公去後風流盡
蓮社客

誰笑語

殊林客寫
平波天隱
清里謝王字
青岫中忘餘

盡日

光放

捫襟集



歸途再賦五絕五

華星出版社出版
〔清〕鄭克明 著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捫襟集

〔清〕鄭克明 著

民國壬戌

捫鋻集

張鳳暉題



華星出版社 出版

扞襟集
[清] 郑克明 著

发行人:许 华 星

出 版:华星出版社

香港仔大道 234 号

富嘉工业大厦 18 楼 9 室

排版、印刷:福建省海峡科技信息中心印刷厂

福州市湖东路 11 号 邮编:350003

850×1168 毫米 20 开本 5.8 印张 1 插页 33000 字

1999 年 5 月出版 印数:500 册

ISBN 962-489-437-X

定 价:人民币 30 元

先祖省庵公傳略

先祖省庵公諱克明，生于清咸豐丙辰二月（公元一八五六年春）。自幼聰慧穎悟，勤奮好學，飽讀詩書，學識淵博。光緒十五年登己丑科進士，授內閣中書、奉直大夫。民國伊始，出任汀州中學監督及縣議事會議長，從事教育及社會公益事業。為人坦蕩磊落，耿直厚道，淡泊名利，樂善好施，待人以誠，治學嚴謹，深得莘莘學子和社會賢達欽仰擁戴。

先祖省庵公擅長賦詩，喜借詩抒懷。著有《省庵詩鈔》。疏于保存，大部分失傳，其中《捫襟集》，幸為先伯父蔚勛公整理并按創作年月編次付印，得以傳世。此詩帙載有絕句、律詩、古體詩作計二百二十四首。捫襟者，乃作者捫心自問之意也，故詩中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識，言之有史。以博大深厚之家國情懷和憤世嫉俗之凜然正氣，坦誠言志，直抒胸臆，讀之吟之，令人回腸蕩氣，實乃一部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之力作。

先祖省庵公遵循「不為良相，寧為良醫」之祖訓，潛心鑽研岐黃之術，救世濟人，施醫贈藥，富不索謝，貧不取資，沾其惠者，比比皆是。

先祖省庵公卒于民國癸丑年四月（公元一九一三年夏初），享年五十八歲。生前育有六子六女，迄今繁衍四代，子孫百十余人，散居海內外，多服務于中外科科技、文化、教育等行業，為祖國繁

榮富強和統一大業共同奮鬥，作出積極貢獻。

第三代孫 鄭場曾

拜撰

第四代孫 鄭元亨

公元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五日

《捫襟集》重印序

鄞江古為汀州郡城，歷史綿邈，人文之盛，甲于旁縣，素有閩西鄒魯之稱。清初有黎士弘之詩文、上官周之繪畫，蜚聲海內。降及清末，復有鄭子省庵以詩鳴。

省庵府君諱克明，世居汀邑。父玉成公為儒醫，精岐黃，飲譽閩西，著有醫書《活人慈航》行世。省庵自幼穎悟，飽讀詩書，操舉子業，登光緒己丑科三甲第八十八名進士，授內閣中書、奉直大夫。入民國，歷任長汀縣參議會議長、汀州中學監督。先生以俊才厄于下位，人多惜之，為抱不平，而先生澹泊為懷，晏如也。

省庵先生幼耽吟咏，博學工詩，著有《捫襟集》。先生自序云：「辛亥之變，凡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種種悲觀，情激于中而不能自己。壬子長夏無事，追錄成帙，詩之工拙所不計，惟以言余之所欲言耳。」誠如公言，是集皆捫襟自摠心聲之作也。《詩·大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生之言，得風人之旨矣。夫「情激於中而不能自己」，能言所欲言，不假矯飾，葆其性靈，斯乃天地間之真詩也。

縱觀全集，無遺老氣，無官場氣，無窮酸氣，無學究氣，無世俗氣。率多傷時感事，有為之作，非無病呻吟，泛泛應酬之言可比。七律《感事》十四首，皆咏清季大事，憤斥執政闇弱，割地誤國也；七絕《感舊事》，刺那拉氏之荒淫也；五古《書某邸事》，抨擊慶親王奕劻也；五古《讀舊報誌

感》，批評洋務新政舉措失當也；五古《感舊》，懷友人劉光第兼悼戊戌變法六君子也；五古《千秋鏡》，批評晚清政治混亂，空言立憲欺民也；七絕《孤憤》，憤袁世凱之復辟帝制也；五古《食人嘆》，痛斥民國某軍隊屠人剖心之慘也；五古《招隱》，疾軍閥割據也；七古《共和》，誠軍閥內戰，倚外強禍國也；五古《流民嘆》，憫水災災民流離失所也。《咏古》十三首，托古諷今，且多新意。可謂詩中有物，詩中有象，詩中有情，詩中有識，詩中有史。先生一再云：「旰食驚聞哀痛詔，請纓無路汨難禁。」（七律《感事》十四首之五）；「鰕生亦有唐衢泪，欲向長安醉后揮。」（同上之十三）；「惟餘憂國心，耿耿向誰剖？」（五古《自述》）。憂國憂民之情躍然楮墨。「可堪無數國民血，博得共和兩字來。誰料一般名利客，尚燃專制燼餘灰。」（七絕《孤憤》）「五族同居勿內訌，閭閻空乞他人援。……人為刀俎我魚肉，宰割難均嫉妒羨。」（七古《共和》）不啻大聲疾呼，振聾發聵。集中多處流露渴望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之心情。先生之詩，足以追攀少陵，繼武香山。有此一集存世，省庵公其不朽矣！

先生古近體皆工，尤擅五古。大抵絕句雋爽，律詩嚴整，古體沉鬱。集中清詞雋句，美不勝收。諸如：「傳烽已報城圍合，行酒猶宣部伎歌；六郡良家趨險盡，八都上將負恩多。」（七律《感事》十四首之二）；「汪黃南渡先迷國，范李東征盡棄師。」（同上之四）；「白草黃沙邊騎勁，青磷碧血候烽寒；遺民已作溝中斷，諸將都從壁上觀。」（同上之七）；「聞弦傷鳥驚心易，出柙饑彪委肉難。」（同上之十）；「六街但盼平安火，八座誰陳痛哭書？」（同上之十一）；「海外血書甘效死，朝中肉食忍忘仇。」（同上之十三）。對仗工整，用典咏時事，自然貼切，不著痕迹，尤為可貴。他如寫景云：「亂山雲氣合，高浪雪花

飛。」「(五律《舟中口號》)：「雷聲動泉脈，雨氣變山容，水活稻初秀，溪深花自穠。」「(五律《杭川道中》)：「平楚滄涼餘暮色，連林蕭瑟起秋聲。」「(七律《城隅夕眺》)：「寫懷云：『魚龍爭變化，狐兔尚縱橫。』」(五律《鷓鴣》)：「只知分利誰生利？始悟求名即敗名。」「(七律《忠告》)：「流年暗盡灰中炭，異質空焦爨下桐。」「(七律《自嘆》)：「皆清新雋爽，警策可誦。置諸晚清名家詩集中，亦不多讓。第公「以故戒作詩者十餘年」(《自序》)，加以臨汀地處僻遠，《捫襟集》晚出，流布不廣，遂令《晚晴簃詩匯》、《晚清四十家詩鈔》諸書編者，與《捫襟集》失之交臂，致貽遺珠之憾。

《捫襟集》作者序后自署年月為「壬子中秋前一日」，而集中所錄亦有民國初年間作品。據云詩集系先生歿后，由長公子蔚勛君所編，不按體裁分卷，大約依創作時間編次。計五古三十六首，七古三首，五律十首，七律二十七首，五絕十九首，七絕一百二十九首：總共二百二十四首。皆擲地有聲，激動人心之作。

戊寅季夏，省庵府君之文孫汀(軫曾)——離休副廳級老干部，余同事友也，持《捫襟集》踵門告曰：「此余先祖省庵公之遺集也，初梓于民國壬戌，迄今七十餘年，絕版已久，懼其年深湮沒，有負先人，擬重付剞劂，俾垂久遠，以勵后昆。知君雅擅詩詞，煩為一序，以弁其端，可乎？」余幹才淺學，難勝此任，本當敬謝不敏。忝在同僚鄉誼，義不容辭。爰書讀后感于上，烏足云序哉。

原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
福建省詩詞學會常務理事、《福建詩詞》編委

后學 丘幼宣 拜撰

公元一九九八年夏歷戊寅歲中元節于閩都大夢山房

《捫襟集》讀后代序

夫理有必然，緣有偶得。人生百年，可喜可嘆者，罄竹難書。老來回首，存二三知己，足可欣慰於平生。

《捫襟集》著作者、清光緒進士鄭省庵公，乃吾摯友鄭汀之先祖也。鄭汀出生福建長汀，吾出生於江蘇江陰。籍貫不同，鄉音各異。閩西蘇南，相隔千山萬水，竟天降我緣，獨有「六同」之誼，實為古來罕有。

一曰：同學，兩人均系廈門大學一九五〇屆校友，雖不同系，卻同年級；二曰：同志，兩人均系中共廈門地下黨員而且同屬閩中系統。一九四九年夏，同時奉命撤入晉（江）南（安）同（安）游擊地區；三曰：同事，廈門解放后同在《廈門日報》社任職；四曰：同難，兩人均曾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歷經風雨達二十年之久；五曰：同福，右派錯案，同蒙改正，政策落實，同獲補救，離休待遇，同為地廳級；六曰：同歸，兩人晚年同操舊學。在大學讀教育者改以新聞為業，幾十年后最終服務教育工作，攻法律者曾供職報社，幾十年后又終以律師為業。同逾古稀之年，分處南北兩地，而皆精神矍鑠，魚雁頻通，嘻笑怒罵，各不相拘，豈非天下之奇緣，人生之快事耶！

忽接鄭汀來函，以其先祖省庵公遺著《捫襟集》示余，囑為序，言詞懇切，感人良深。函云：

「面對先祖不朽詩作，愧為不肖子孫，可悲可嘆！」又來函曰：「估計你收讀詩帙，會為詩中同好所感，到興發作序，必然是一氣呵成，擲地有聲。」吾不禁拍案大呼：「知我者鄭汀，激我者鄭汀也。」作《序》何敢，「讀后」可乎？既有「六同」之誼緣，何能卻禿筆之一揮。

《捫襟集》初刊于民國壬戌，絕版已久，經七十余年戰火和社會動亂，尚能完整流傳一冊，彌足珍貴。為繼承先人遺志，警策后昆，吾友鄭汀決心籌資重印，擴大影響，以垂久遠。其心可感，其舉可敬，其成可賀。

翻閱《捫襟集》，逐一吟誦，不禁拍案再呼：鄭汀之為人、為學、品性、血氣，何酷似其先祖乃爾，吾方知鄭汀之家學淵源，其來有自。

「鯁生亦有唐衢淚，欲向長安醉后揮。」（七律《感事》），「可堪無數國民血，博得共和兩字來，誰料一般名利客，尚燃專制燼余灰。」（七絕《孤憤》），「惟余憂國心，耿耿向誰剖？」（五古《自述》）。在清末民初，軍閥割據，兄弟鬩牆之際，其先祖省庵公激憤之情噴薄而出，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面對解放前中國之黑暗、腐敗、媚外，民不聊生，吾輩莫不有類似之激憤。鄭汀之激憤表達方式雖與其先祖不同，而其激憤之強烈則與其先祖無異。

「吁食驚聞哀痛詔，請纓無路汨難禁。」（七律《感事》），其賢孫鄭汀，則背叛其鐘鳴鼎食之家，置生死於度外，投身革命，奮戰地下，予反動統治者以匕首之一擊。省庵公有知，當莞爾于九泉矣。

鄭汀先父，幼承庭訓，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長汀縣抗敵后援會主任，與內遷長汀、客居鄭家祖屋之廈門大學中文系主任余睿及虞愚諸教授過從甚密，常有抗日救亡詩作唱和，惜乎其散失無存。吾友鄭汀受祖德家風熏陶，對古體詩詞亦頗愛好，暇時吟誦，聞者心醉。《捫襟集》必當隨身，永不離其左右。

鄭汀之為文，簡樸誠切。不作華麗語而娓娓動人，不作千萬言而雋永有味。其採訪也細，其成文也精。抒情真切，酷似乃祖，正所謂：「惟言余之所欲言耳。」（《捫襟集》自序）

綜觀吾友鄭汀生平，繼承祖德，沐浴黨風，不失為鄭家千里駒，長汀好兒郎，黨內好同志。有歷史為證，非溢美之辭。省庵公有知，當默默以為然也。

《捫襟集》佳作精品頗多，或寫景，或抒情，或感時，或論事，無不意境真切，詩趣盎然。直抒憂憤，感人肺腑。非忠貞之士不能出之，非學力深厚難以有之。無論古體、絕、律，均能得心應手，工整鏗鏘。學者、名流、行家自有評贊，何待吾之贅言。至于集中個別篇章，流露消極出世求仙學道之想，亦系不滿當時社會現實之反映，何足怪哉！

廈門日報社離休老報人、高級律師
江蘇省江陰市詩詞協會名譽會長

金懋鼎

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江陰市

北千宿舍十一幢一號寓所

《捫襟集》審美略談

鄭汀（原名軫曾）同志與我是讀廈門大學時的同學，相識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了。他的祖父省庵公（諱克明）為前清進士，民國初年任汀州中學監督（即校長），擅詩文，有《捫襟集》存世。

「捫襟」一詞，譯成現代漢語即「摸着良心」的意思。「襟」即「襟抱」，含「心志」和「懷抱」兩個方面。清代著名詩歌理論家葉燮在他的《原詩》一書中說：「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葉燮的門人沈德潛則進一步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說詩詩話》）鄭省庵公生當清代末造，且擔任過清廷內閣中書等要職，卻具有超前的民主、改革思想，這是十分可貴的。他繼承了以杜甫為代表的憂國、憂民意識，關心民瘼，銳意濟世，反對外侮和內爭。在他的詩里，充分反映了廣大人民水深火熱的現實生活，深刻揭露出統治者殘民以逞的丑惡面目。他在《序》中說：「凡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種種悲觀，情激于中而不能自己」者均「追錄成帙」，「詩之工拙所不計，惟以言余之所欲言耳」。這完全符合中國自《詩經》以來「詩言志」的優良傳統。茲就集中舉詩數首，略加分析，以見一斑：

《閱報書后》

禁鬻容誰占？其如染指多！楚弓今楚得，同室漫稱戈！

詩顯系作于辛亥革命之后。當時，清政府已被推翻（楚王失弓），共和已經成功（楚人得之），但欲篡權奪位者如袁世凱之流尚大有人在。作者擁護共和，反對軍閥混戰，其愛國心志與和平懷抱已昭然若揭。

《書近事》

魚羊競食人，澤潦繼兵火。桀獨信堪哀，誰云富人哿？

詩中深刻同情遭受天災（「澤潦」）人禍（「兵火」）的窮苦百姓，而尖銳指斥對孤獨者毫無憐恤之心的富人們。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具有如此鮮明的愛憎，這是多么難得啊！

在《千秋鏡》一詩（詩長不錄）中，作者對戊戌變法竭力頌揚，對慈禧專制深表不滿。如「先皇赫斯怒，銳意新號令；撤簾曾幾何？專制仍慈聖」，就表明了詩人對光緒帝銳意維新之肯定和對慈禧太后壓制改革的憤懣。戊戌改革的失敗，終於導致了清專制政權的覆亡。詩人由此作出結論：「民愚不可欺，永作千秋鏡。」希望當權者能以史為鑒，懂得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願是不可違背的。

在《築室歎》一詩中，詩人叙事、說理、抒情，皆極富才識。所作結論：「以知破壞易，誰憫建設難？」更表明所言者小而所指者大，乃以築室為喻，說明建國之艱難。

《從軍樂》一詩應作于日俄戰爭期間。詩人反對清廷隔岸觀火，主張自強，且鼓勵我國將士

「衛民如衛己」。公之所見，確遠超儕輩之上。

省庵公晚年，頗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主張崇尚自然，歸真返樸。《羊角花》詩中竟頗具環保意識，提倡「連林任滋育」，以保護原始森林。西方學者在人類由于工業發展而遭到生態環境破壞之危害后始提出保護自然的主張。不意公竟早在近一個世紀之前，即已領悟到這個道理，并發出了近似的倡議。

此外如《感舊》詩之同情戊戌維新黨人，哀「六君子」之被殺；《敝舟》詩之勸國人同舟共濟以力挽狂瀾；《招隱》詩之頌華盛頓「功成不自居」以重民權等，作者之遠見卓識及民主、愛國熱忱均具見于韵外。像這類「摸着良心」說話的作品，在集子里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此無它，乃公之襟抱、學識之必然表現也。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在廣州詩會上提出好詩的八字標準：情真、味厚、格高、韵遠，得到中華詩詞界許多朋友的首肯和認同。省庵公《捫襟集》詩是名符其實地「摸着良心」說話的，其情真自不待言。誠如公《序》中所說：「余幼耽吟咏，間有性靈語自在流出。」這自在流出的「性靈語」，哪有不情真的呢？

從《捫襟集》詩所流露出的對諸葛亮、阮籍、祖逖、陶潛、白居易、蘇軾、鄭成功等人物的傾慕上，可看出詩人人格之高。詩中所咏贊之梅、竹、泉、石、山、水等，也處處顯示出詩人的崇高情操。

如「願同山中雲，不惜依小草。及時善葆光，卷舒符素抱。」（《感事》）就顯出作者詩格之高，恰似出岫之白雲，令人景仰無窮。

至于詩味的厚、薄，主要看詩中意境（又稱境界）的深、淺。王國維《人間詞話》一開頭便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詩也是這樣。《捫襟集》詩的意境如何呢？試舉四首鑒賞一番：

《漁父詞》

鷓鴣灘上是漁村，急雨初過溪水渾。曬網垂楊沽酒去，醉歌扶路月黃昏。

《登鼓浪嶼山巔望海》

烟雨空濛接大荒，樓臺迢遞海山蒼。寒濤拍岸西風急，幾點漁舟遠露檣。

《杭川舟中》

飛雲度層嶽，絲雨密如織。樹色微茫中，幾縷村烟直。

《舟中口號》

新漲灘聲急，征帆緩緩歸。亂山雲氣合，高浪雪花飛。客夢寒難穩，家書近始稀。棹歌出深浦，春雨又霏微。

讀這幾首詩，我們好像在欣賞一幅幅山水畫卷。充當審美主體的詩人雖然很少述說自己，卻從他

所描寫的景物中清晰地透視出他的思想、感情、性格和遭遇來。那鷓鴣灘上的漁夫多么瀟灑，儘管急雨剛過，溪水變渾，他依然于勞動之餘沽酒豪飲，直到月色黃昏時始扶醉歸來。這不正是詩人晚年遭時不遇而超然物外的自我寫照么？那烟雨空濛的鷺海（廈門灣）上，海天寥廓，樓臺櫺比，恰寒濤拍岸，西風淒緊，但仍見幾葉漁舟出沒于驚濤駭浪之中。這不也是風雲多變之時詩人仍圖有所作為的形象顯示么？詩人融情入景，以景托情，把一個灑脫而又倔強的自我性格立體地凸現在讀者眼前。《杭川舟中》乍看像純寫上杭雨中汀江景色：峰嶺雲飛，江天雨密，朦朧樹色中竟升起幾縷炊烟。這意味着當風雨黯神州之際，老百姓仍在熱騰騰地生活着。表面上，詩人在詩里什麼也沒說，卻通過他所創造的藝術意境誘發起讀者的廣泛聯想。《舟中口號》寫詩人自上杭歸長汀行舟時即目所見和即耳所聞的景物：灘聲喧阗，歸帆緩行，亂山雲繞，激浪翻騰。詩人由此想起自身的客況淒涼，思鄉情切。唐代李頻《渡漢江》詩云：「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詩人在臨回鄉前似乎也情有所怯，因此很少寄家書詢問家人的近況了。尾聯「棹歌出深浦，春雨又霏微」二句，使人想起唐代大詩人王維「欲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酬張少府》）的警句。詩人似答非答，只渲染出一幅春雨霏霏時的浦口漁歌圖。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含蓄》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好詩往往都這樣：詩人不用概念將題旨點明，而通過藝術意境留給讀者一個深遠的想象空間。你也許會領悟到：何處有棹歌（或漁歌），何處即有水路；況值春雨霏微，萬物皆

欣欣向榮呢！當然，你還可另外領悟到許許多多以至無窮。

《捫襟集》詩無論敘事、說理、寫景、抒情，都很得體。或簡樸雋永，或絢麗生動，或理趣盎然，或深情勃鬱。因此讀來覺得味厚。

至于韵適當如何看，我在《談詩詞美》一文（載一九九四年七月《中華詩詞》創刊號）中說：「所謂韵遠，就是指詩能溝通古今中外人們的共同美感，引起廣泛的共鳴。」我們自無法獲知未來人們對《捫襟集》的反響怎樣。但就《捫襟集》以詩存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后）和審美價值言，我相信它是會傳之久遠的。謂予不信，請俟他日。

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 蔡厚示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寫于福州